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 \*\*\*\*\*  
\* 計畫：沒有我們他們更快樂？從伊甸海外志工活動分析助人  
\* 名稱：行為之內涵與侷限  
\* \*\*\*\*\*

執行計畫學生：黃佳玉  
學生計畫編號：NSC 100-2815-C-305-006-H  
研究期間：100年07月01日至101年02月28日止，計8個月  
指導教授：張恆豪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中華民國 101年03月30日

# 幫助他人或是建構他者？

## —從伊甸基金會短期海外志工活動分析助人行為之內涵與侷限

### 摘要

在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宣導下，名為「公益旅行」、「工作假期」的短期海外志工活動逐漸風行，成為大學校院內學生寒暑假活動的選擇之一。海外志工需面對許多困難，也因此經常被媒體包裝為一種充滿愛心與意義的活動。參與海外志工活動的討論蔚為風潮，但在海外志工相關研究中，大多數僅探討短期志工的參與動機或個人成長，卻鮮少對此活動意義進行省思。跨文化志工確實面臨許多挑戰，然而短期性質的海外志工不論是在時間與能力上，皆很難達到有效而完全的幫助。在伊甸基金會海外志工隊中，以「沒有我們他們更快樂」作為口號，警惕志工勿過分介入當地，形成受助國家的負擔。而近幾年參與短期性質海外志工活動之人數逐漸上升。以伊甸基金會為例，由2004年僅3人，至2011年已有3000餘人報名。此類型志工活動確實已成為一種潮流。然而，此類志工活動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內涵，為何吸引眾人前往進行此一特殊形態的跨國助人活動？本次研究試圖透過分析海外志工服務機構如何產製海外志工活動相關論述與規範、以及海外志工於當地實作情形與後續影響，討論海外志工活動助人行為之內涵。

筆者以伊甸基金會服務遊學團為例進行研究。藉由分析伊甸海外志工培訓課程設計和相關工作報告，並訪談伊甸海外志工部門主任、資深領隊與曾經參與海外志工作者，配合個人實際參與伊甸基金會海外志工泰北梯次之田野筆記，了解伊甸於海外志工隊的理念、規範與實踐，以及個人於服務過程中的觀察，進一步討論短期海外志工助人行為之內涵，並對相關單位提出建議。

##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 (一)研究動機

全球化的影響下，海外志工服務成為一種趨勢。在行政院與民間非營利組織的推廣下，被稱為「公益旅行」的短期志工活動，在近幾年也受到大眾關注，在大學校園內掀起一股熱潮。越來越多年輕學子選擇在寒暑假前往第三世界國家，進行短則一周，長則兩至三個月的短期志工活動。跨文化志工伴隨許多困難，譬如語言不通、文化衝突等，同時使得志工們擁有不同的人生體驗，在歸國後分享許多動人的故事。其中，伊甸基金會自2004年，即引進歐美「Working

Holiday(工作假期)」的概念，於泰北華人村進行社區服務。對當時的台灣而言，這不僅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旅行，也是新型態的海外志工活動。(伊甸志工行動網)伊甸基金會舉辦此活動已長達八年，由於其海外志工部門努力推廣，以及夥伴間相互推薦，此活動也由最初僅 3 人報名，到 2011 年年底已超過 3000 人報名參與海外志工服務。

筆者於 2011 年參與伊甸基金會舉辦的海外服務志工團隊(以下簡稱伊甸海外服務隊)，在行前籌備會中，中心主任朱永祥先生多次提及伊甸基金會對於從事海外志工的幾點理念：不留下任何伊甸基金會的任何標誌、沒有我們他們會更快樂等。上述幾點理念有別於過去傳統的志工，特別在於「沒有我們他們會更快樂」一點，與社會大眾對於志工的想像相當不同。朱永祥先生表示，海外志工的介入很容易影響當地人的生活，應盡量避免打擾當地居民的風俗民情與生活步調，最好志工自身就能融入當地生活，而非以高高在上、甚至是企圖改造當地的助人者心態面對服務對象。

本次研究，筆者參與伊甸海外服務隊之泰國滿星疊行程中，服務對象為福音戒毒村弟兄(弟兄為基督教中稱呼男性教徒方式)與華人後裔華語教學。然而筆者於本次服務經驗觀察到：行前說明會中，領隊分享泰國滿星疊戒毒村各種純樸的面貌與困難的生活條件。特別於規範中不斷強調孩童很少接觸，勿在當地使用隨意使用手機、相機等電子產品。實際走訪福音戒毒村與華人後裔村落卻發現，雖生活條件與都市確實有落差，但當地青少年孩童大多擁有手機，家中亦有電腦電視等電子產品。在伊甸的論述中描繪出一個原始純樸，未受科技侵入的情境，實際走訪卻發現與其敘述有所落差。除外在環境在描述中的落差，志工們在進行華語教學同時，服務兒童的一句：「為什麼我們要學中文？」，也引發志工隊隊員的反思：雖然服務過程中已盡力將彼此關係拉近，然而，助人關係中助人者往往擁有相較受助者更多資源與權力。在海外援助方面，雙方權力關係究竟如何運作？出隊前的培訓和實際服務結果的落差，暗示著海外志工服務什麼樣的內涵？我們如何看待受助國家，及其所需的援助？本次第二服務對象為戒毒村弟兄。其身分特殊性，更使伊甸基金會在泰北額外增加之規範有更多討論空間。

媒體與政府逐年宣導下，相關的短期海外志工團隊在台灣已漸趨普遍。社會學對於社會實體認知常存在批判性。筆者於 2011 年寒假實際參與伊甸海外志工活動，透過此次活動不禁思考：志工於社會大眾的想像往往是充滿愛心的。然而，助人與受助者的權力關係如何展現，卻容易被大眾忽略。融合了「短期旅行」與「志工」兩種性質的短期海外志工活動，其助人行為內涵為何？服務單位如何看待互動關係，是志工服務應省思的重點之一。伊甸在活動中宣導以「陪伴」、「成為當地人」的概念，取代「感恩與惜福」、「助人者」，是對目前志工活動的新想像。而筆者在此希望深入探究的是：伊甸基金會在助人過程中，從實際面對受助者到歸國後的檢討與規範制定，所得出的種種心得，描繪出什麼樣的「當地人」？

伊甸依據其經驗制定的特殊規範以及宣傳暗示什麼樣的跨國助人關係，伊甸基金會海外志工部門又是如何根據經驗做出因應策略？

伊甸長期經營海外志工部門之活動經驗，以及在服務現場如何實踐其理念，可成為海外志工服務重要的研究材料，提供國人在進行海外志工活動的內涵討論與省思。本次研究希望透過訪談伊甸基金會海外志工培訓理念及其實踐過程，並配合個人擔任伊甸海外志工觀察經驗，進一步討論助人者與受助者互動關係，並以社會學角度探討助人文化的內涵。

## (二) 研究問題

全球化的影響之下，海外志工服務成為世界趨勢，台灣在海外志工團隊的組織與培訓也越來越豐富。然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助人行為面對許多難題，除了語言障礙、文化風俗、生活條件上有許多部分需要被適應與理解，海外志工離開受助國家後，志工曾經表現出的行為與受助者在當中習得的價值觀仍持續影響當地。在這些條件限制與考量下，海外志工與當地居民的互動關係與彼此的認知影響著助人行為的成功與否。本次研究，將藉由分析伊甸海外志工活動，討論伊甸海外志工如何凝視與論述受助國家，又是透過何種機制運作使得這樣的論述合理被產製？透過反思論述、規範與實作結果三者的關係，探討伊甸短期海外志工活動之內涵。

在伊甸於海外志工之宣傳與相關出版品中，可發現伊甸致力於宣導「陪伴」的概念。在官方宣傳海報上，伊甸以「帶著愛心去旅行」稀釋助人者的重要性，以旅行取代付出的概念；參與說明會時，伊甸也往往強調「不要覺得自己是在犧牲奉獻」以及「沒有我們他們更快樂」；培訓過程中，伊甸則經常呼籲「彈性」生活，並配合領隊個人經驗分享，藉此化解海外志工可能出現的文化衝突與心態調解問題。透過規範口號，伊甸基金會海外部門試圖化解助人者與受助者的不平等關係。伊甸基金會海外志工部門的種種努力在於實踐創辦人劉俠女士「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親」的信念(伊甸志工行動網)。基於這個理念，不難察覺伊甸基金會在網站上的心得與故事宣傳中，經常出現「第二個家」、「成為當地人」等敘述。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經常可以在伊甸海外志工行動網上看見「壯遊」「冒險」等敘述。相對於「第二個家」，「壯遊」與「冒險」更具有面對陌生、挑戰的意味。在其論述中，海外志工服務伴隨「旅行」與「志工」兩種性質。筆者試圖探究的問題是：在這個特殊的位置中，伊甸在整體服務過程論述中如何建構出他者的凝視？

本次研究也將討論伊甸海外志工服務內容與規範。伊甸基金會海外志工部門大致可分為兩種形式的服務隊：探勘隊與一般志工。探勘隊主要以在東南亞國家與偏遠地區尋找可能服務據點。多半配合當地情況，尋找相關社會福利機構進行

連繫，擔任收集服務據點資料，並與預訂合作機構介紹伊甸基金會。一般志工則是前往服務據點進行合作機構分派之工作與社區勞動服務為主。其中，在伊甸一般志工服務中，占最大宗的服務內容為教育志工。依照語言不同會有華語與英語教學兩種。在服務內容方面，筆者將進一步探討：伊甸基金會海外志工部門在志工培訓中如何引導或建議志工們準備教學內容？服務對象又是如何回應這樣的服務內容？除教育志工外的服務內容是如何決定，而整體服務是否達到原始協助的目標？本次研究，筆者將搭配個人於泰北之田野經驗與訪談結果，對服務內容及實作結果進行分析。

在伊甸海外志工出隊規範的部分，筆者將分析伊甸海外志工基本出隊規定。根據主任描述，正式出隊規範以完整的規定呈現與發表時間雖然是近兩年的事，但實際從海外志工部門早期活動就有團隊的「潛規則」。出隊規則來自與合作機構的約定，亦有主任個人經驗與理念。依據服務地點不同，亦會追加規則。筆者本次服務地點泰北滿星疊，則因服務對象之一為戒毒村弟兄，則增加須三人同行、不可穿短裙等規定。部分規定試圖避免弟兄資料外洩，而大多數規定，伊甸的用意為保護志工人身安全。在培訓時的經驗分享與描述中，致力於使志工與弟兄們處於一個微妙的界線。此事更是具體呈現在志工與弟兄時間表安排的錯置上。然而，根據筆者的田野觀察，這樣的距離已經造成部分弟兄內心的傷害。伊甸出隊規範如何影響實作結果，伊甸如何維護其規範，並產製規範，亦是本次研究的重點之一。

伊甸基金會海外志工部門已累積長達八年的活動經驗，其文件與活動內容可作為研究材料，提供國內其他海外志工機構之參考。筆者透過參與 2011 年寒假之泰北滿星疊海外志工服務經驗，得以觀察到其理念和志工規範與實作的距離，已對其助人結果產生影響。根據本次經驗，也令筆者不禁好奇，究竟在伊甸海外志工的口號「沒有我們他們更快樂」中，「我們」與「他們」暗示著什麼樣的內涵，又是什麼樣的認知定義與影響了「他們的快樂」？伊甸基金會在長期的海外志工經驗中，如何觀看其受助者與互助經驗，內化為海外志工隊之規範與宣導理念，建立起「第二個家」的想像？在上述想像所劃分出的界線又帶來什麼非預期的影響，其所為是否達成助人目標？本次研究希望能對伊甸海外志工的文本分析與實作觀察達到以下三個目的：

1. 探究伊甸海外服務隊志工活動宣傳論述及服務規範之意涵
2. 探究伊甸海外服務隊志工規範及其實作之限制與挑戰
3. 藉由文件分析與訪談結果討論跨文化助人行為內涵與侷限

## 二、 文獻探討與回顧

在文獻探討階段，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藉由回顧國內海外志工研究，了解本次研究的研究位置；第二部分，藉由回顧 John Urry 的《觀光客的凝視》的「凝視」概念，與 Said 的著作《東方主義》中對西方如何「再現」東方之分析觀點，作為後續研究內容中對伊甸文本處理的分析依據。第三部分，藉由探討 Foucault「規訓權力」的概念與 Foucault 權力分析的方法論，以協助分析伊甸的規範與實作中的權力關係與內涵。

## 一、 海外志工研究

隨著全球化的影響，跨國援助與海外志工活動成為一種世界趨勢。聯合國於第五十二屆大會中訂定2001年為國際志工年，並獲得123個國家的響應與投入，可以看出海外志工活動已漸漸受到國際重視與宣導。事實上西方工業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在國際援助上已行之有年。以美國來說，早在第二次大戰後開始積極向第三世界進行國際捐助。在國際援助方面，我國在八零年代曾為受助國家，而隨著經濟發展，民間非政府組織如：財團法人慈濟基金會、世界展望會、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等，在九零年代也開始投入國際人道援助與志工活動。（官有垣、邱瑜瑾，2003）

近年來，志工服務的特質隨時代與觀念的改變而有新的定位與功能調整，不僅服務範圍由近鄰擴大至國家，在觀念上，也開始強調非單向慈善行為的自助互助的概念。在海外志工發展方面，我國則於2005年青輔會於訂定台灣青年海外志工服務隊補助要點，激勵青年學子利用寒暑假赴海外進行海外志工服務，希望青年學生能藉由與世界各地弱勢民族交流溝通，體驗貧窮、生病、天災人禍的影響及當地人民的需要，以增進其對世界各國之了解並擴展其國際觀。（教育部國際文化教育事業處，2007）

有鑑海外志工服務參與行動之重要性，我國政府於1993年10月開始籌設國際志願工作組織，並於1994年經行政院通過設置海外經貿志願工作團，遴選出乙批志願工作者前往第三世界國家服務。透過志工之專業知能及技術服務各合作國家，期待跨國志工人能協助促進當地社會及經濟發展，同時使志工本身亦可充實自我、獲得個人成長，增進與當地人民溝通理解，並建立雙邊人民長遠友誼。志工服務的項目包含有人力資源開發、衛生醫療、中小企業經營管理初級諮商及教育文化交流等（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2007）

台灣目前的跨國志工研究中，已有許多研究者以不同角度討論短期性質海外志工之參與動機、個人心得經驗。洪玉雪(2008)以志願服務參與理論作為基礎，並以半結構問卷訪談方式，討論大學生短期海外志工的參與動機與收穫，並討論參與海外志工帶給參與者的影響。結論中提及大多數的海外志工參與動機是利己與利他主義混合，目的多為增進個人國際觀與體驗他國文化，而在收穫的部分，

多數大學生表示「體驗貧窮而感到惜福」以及「學習尊重他國文化」。黃昱富(2009)則由海外服務經驗討論在大學生們在從事跨國志願工作的過程中文化衝擊，並以轉化學習理論分析跨國志工在服務過程中增加國際認知，進一步建議未來海外志工應把握跨國學習機會，同時也建議相關機構應提供多元化的培訓。王新閔(2008)以研究慈濟大學生海外教育志工在服務動機、體驗分享與建議，提供政府對於海外教育志工於未來發展上，應滿足志工個人學習動機並以更加多元的方式進行與推廣海外志工服務，並建議教育志工需經常反省個人服務內容並以包容的心態進行志工服務。

在跨國志工面臨的衝突與困境研究中，黃筱雅(2010)於〈跨越藩籬用心築夢〉中訪談數名長期海外志工，並討論國際志願工作者動機與服務經驗，及海外志工面服務當地住民時壓力及個人於服務中心得分享。此研究之對象偏重於長期駐點海外志工服務與成效，並以新聞稿撰寫方式呈現。從服務者的生命經驗，發掘援助服務的意義與價值。研究顯露國際援助的服務過程中會經歷的各樣挑戰與困難。受訪者親身的經歷呈現出現今國際援助環境所欠缺的部分，包含援助資金的來源與持續援助之可能性、政府的資源補助和非政府組織的之間的配合、組織決策者與計畫執行者之間的溝通，了解海外志工在偏遠地區面臨的外援問題。

楊玉如(2005)同樣以質性研究方式，討論伊甸服務遊學團在文化背景與宗教差異適應上的問題。研究中，楊玉如以人類學理論為基礎，探究文化相對論在海外志工的應用，並描述伊甸志工於跨文化適應在與當地居民的語言困境、宗教差異、民情步調三個層次上，以及伊甸基金會做為宗教性質慈善團體，其內部志工個人宗教信仰適應與衝突，討論伊甸志工參與海外志工的過程中如何適應整體環境。

海外志工實乃新興趨勢，回顧過去海外志工相關研究，多半著重於大學生海外志工經驗之動機與個人成長，或以海外志工個人面臨之文化衝突與障礙及其心理適應為主。在訪談對象，亦多以長期性質海外志工成效作為討論。本次研究對象將聚焦於伊甸短期海外志工活動，並藉由伊甸基金會海外志工部門對海外志工之規範與相關論述，並配合實作經驗，省思短期海外志工助人行為之內涵。

## 二、權力、凝視與再現

在 John Urry 的著作《觀光客的凝視》中，引用了 Foucault「醫學凝視」的概念。Urry 以英、美兩地觀光史，討論對觀光凝視的建構與強化過程。Urry 認為旅遊是一種具有社會意義的舉動，而且自成一個完整的體系，隨著歷史與社會結構轉變有所不同。在《觀光客的凝視》中，便將旅遊的實踐擴展為由旅行者出發前的社會建構如何增強凝視開始，至旅行中的活動方式，最後由整體觀光對凝視的對象有何影響進行討論。

Urry 發現，現代觀光經驗是一種視覺體驗。藉由相機的普及帶來的攝影活動，促進觀光業的視覺消費。人們透過相機凝視風景名勝，這樣的凝視帶有控制視覺知識的主宰關係，攝影的普及加強旅遊中的視覺經驗，也將旅遊經驗平面化；媒體與廣告等媒材，從專業技術上、符號上，以及各種組織討論，建構出各種風景名勝。藉由探討文化影像的再現與重生，省思當地與觀光業者為了經濟機會，將當地歷史商品化，產製旅行中的「假事件」(pseudo-event)。從 Urry 分析觀光活動的凝視中，可以發現凝視主體(gazer)與凝視對象(gazee)涉入一套持續且有系統的社會關係與實體關係中。凝視隨著時代演進，依據不同的論述可分為許多種類，如教育系統所衍生出的遊學團也是一種特殊的凝視。然而，Urry 認為，不論是何種凝視都有其意義，是附屬於某一種凝視所建構的觀光經驗。現代觀光旅遊在此脈絡下，成為一種廣泛意義的「符號經濟(economy of signs)」活動。這些凝視會促使當地做出相應的回應，以利觀光客進行消費。

依循 Foucault 在凝視與權力的分析，我們除了討論如何凝視，更重要的是凝視產製出何種論述，權力又如何透過論述運作。在 Foucault 早期的著作《瘋癲與文明》中，將所有規範條例以語言學詞彙「論述(discourse)」概括，提出社會中各領域都有特定的論述方式，相互作用後形成廣大的知識網絡，使該社會活動受網絡定義限制。(王德威，1993)當論述被大量複製，成為社會主流論述時，便成為社會用以認識世界的唯一角度，「真理」也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存在。王德威(1993)表示：

所謂「理性」一詞之產生，並不代表我們的知識領域中有一不可變易的「真理」存在。理性只有在與瘋狂相對立時才能顯出其意義……耐人尋味的是，「瘋狂」的話語之產生，非是由瘋人們自己決定的，而是由自命為理性者所操縱。……瘋狂的最終定義是深植於那些制定一「瘋狂」話語的理性者心中。(p. 21)

論述傳遞的過程隱含著說話者與聆聽者的權力關係。在《瘋癲與文明》中，每個時代被劃分出的瘋狂者受到該時代理性階級不同的處置。在 Foucault 的分析整理中，可以發現瘋子的概念隨著時代變遷越趨明確，但也逐漸成為「非理性/監禁/隔離」的主體。(毛榮富，1992)在《傅柯與社會工作》的導讀中，王增勇(2005)以 Foucault 權力與論述的關係，對社會工作領域的發展進行省思：

社會工作的發展歷史也充滿著這樣的遊戲。當個案管理被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大量複製時，是因為個案管理論述符合了多方利益：社會福利民營化制度下，政府可以標準化工作流程……個案管理也可以用來疏離個案工作中社工員與案主的關係，以解脫社工員案量過大無法與案主建立良好關係的罪惡感。因此，Foucault 認為形成特定權力關係的不是使用論述的人或是階級，而是論述本身…(p. 45)

這個比喻可協助我們更進一步理解權力與論述的關係。Foucault 認為論述具有強大的生產性與說明性。它形成一個空間，並創造內涵使其被賦予意義，繼而使自身被正當化。因此，在討論一個地區如何對另一地區進行論述與建構，特別是在一個權力不對等的方向上，回顧 Said 在《東方主義》中，對西方霸權論述東方主義的分析架構。在書中，Said 最初即表明此書引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的「文化霸權論」及 Foucault 的權力與論述的概念，他在緒論表示：

我認為若不將東方主義視為一套論述，將無法使我們理解歐洲文化何以能在這後啟蒙時期，透過一系統性的規訓系統進行政治地…科學地甚或想像式地在管理東方，或甚至生產東方。……我相信沒有一個人在寫作、思考或對東方有任何行動時，可以不用去考慮到因東方主義而有的思想及行為限制。  
(p. 4)

在《東方主義》中，Said 討論西方如何統治、重新建構以及支配東方的論述。東方主義是基於「西方」與「東方」的區分的一種思維模式。此書在於揭露西方霸權如何再製東方。東方主義這一論述系統並非完全是西方對東方的一套空想，而是西方長期投入理論和實踐。在西方的文化權力、道德權力、政治權力建構出來的「東方」，是以西方為中心認知的東方。此權力網絡下的建構相當複雜，並且，即便科技能使雙方有所往來，在東西方實力懸殊的狀態下，進行的交流的結果卻又再次印證的文化霸權的存在(張京媛，1999)。

在西方文化脈絡的權力論述中，東方成為被批判、被研究、被描寫的對象。這是一整套的二元對立的操作模式：再現的東方總是非理性、落後而原始、神秘奇詭的，而西方則是理性、科學文明、清晰明確的象徵。文化通常有自身邏輯意義，但東方主義對異文化的論述卻有另一內涵：殖民主義。將西方文化內涵植入東方地區。Said 指出，雖然被區隔出的東方在不同層面有其獨特疆界與內在邏輯，「但是賦予東方的「可理解性」與「身分認同」的，不是東方自己努力的成果，而是在西方以豐富知識體系操縱之下所得到的理解與認同(p. 56)」。「東方主義」的意義由西方賦予，並在西方標準下又加強了兩者的差異，劃分出歐洲人(我們/西方人)，以及歐洲經驗範圍外的異類(他們/東方人)。

藉由拆解東方主義的論述，Said 也期待能提醒讀者對文化霸權的支配有所警覺。在一個複雜的網絡下，東方主義的論述甚至不需以武力影響，而透過葛蘭西在文化霸權論中所謂的積極認同 (consent) 而起作用。葛蘭西的文化霸權暗示著西方霸權框架下對東方的論述與群眾的常識認知連結。此觀念強而有力，更有可能剝奪一個具獨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獨立自由地看待事物的可能性。(林倫全、黃世明、王玉芬，2004)

上述文獻整理，本次研究試圖利用前人於「凝視」與「論述」的分析架構，

與伊甸在各個場合論述受助國家的方式，以及伊甸海外志工在歸國後如何產製其海外志工論述進行對照。

###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 (一) 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 個案選擇

本次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以伊甸基金會海外志工隊為研究對象。伊甸基金會自 2004 年自國外引進短期海外志工服務，於寒暑假固定舉辦短期海外志工活動，至今長達八年。參與規模也由最初 3 人至今已達 3000 餘人。伊甸於 2012 年寒假推出長期駐點志工面試之宣傳，但本次研究旨在討論短期志工助人行為內涵，故長期駐點志工並不在本次討論範圍內。在伊甸大量累積的海外志工活動經驗中，其實作經驗為何，又是如何論述與規範其海外志工隊，進而成為現今如此規模的志工活動，將成為重要研究材料。透過此一個案，將進行以下三種研究方式：

##### 1. 深度訪談：

在伊甸海外志工活動中，可分成三種不同的角色：

##### (1) 海外志工隊一般參與隊員：

海外志工隊可分為兩種類型：探勘隊與一般志工。探勘隊的任務為前往指定國家或偏遠地區進行田野調查，參訪當地社會福利機構。一般而言社福機構的選擇由當地駐台辦事處提供名單，或是口頭詢問當地住民。若發現可能合作之機構，則向該機構表明伊甸基金會之服務內容與合作意願，與當地進行初步的服務計畫討論。同時，也需對參訪之社福機構鄰近環境進行了解，包括當地交通與食宿方式等。相對一般志工具具有較高的彈性。在一般志工方面，分為華語區與英語區。一般志工任務在於前往服務機構，進行機構指派之服務內容，相較探勘隊為單純。合作機構多數與青少年與兒童有關，因此所有據點皆有教育志工性質任務，如實際教學或參與輔導課程。在教學以外的服務時間，則以合作機構指派任務為主，多半為社區服務或家庭參訪。一般參與隊員為通過伊甸說明會與面談，並被電腦選號列為名單，得以出隊者。受訓內容為出隊前領隊召開之培訓，次數與討論內容由領隊而定。一般來說，探勘隊為出國前召開一次，決定當地資訊收集者的分配；一般志工則為出國前召開至少兩次，一次說明服務規範與內容，多配合領隊個人經驗分享，一次則為教材試教，並藉由互動加深團隊情誼。伊甸未硬性規定召開次數與培訓時數，依照領隊個性不同，可能會有不同次數。

## (2) 領隊：

領隊並非伊甸的正職員工，但在伊甸海外志工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一般而言，一個志工隊有兩名領隊。接獲出隊名單後，需負責聯絡隊員，訂定出國前的培訓時間。領隊自行整理培訓內容，並配合伊甸提供不同區域之注意事項，在培訓中解釋規範內容，並與隊員分享個人出隊經驗及危機處理方式。負責前往服務據點當日的出國手續辦理，帶領隊員前往服務據點。過程中，負責的事項有許多：與當地機構進行溝通協調，告知隊員該日服務內容細項；觀察並詢問當地機構是否需要額外協助與服務計畫；透過主持小組時間維持團體協調與隊員任何問題調解；在服務現場觀察是否有問題，擔任當地機構與隊員溝通的橋樑；每日需回報中心當日狀況。在回國後，需繳交檢討報告書，並負責收集整理隊員心得，交由中心(領隊對伊甸海外志工部門的簡稱)。在中心討論後，將優秀心得放上官網作為分享。大多數領隊最初也是一般隊員，透過出隊過程中，該次領隊向中心推薦，經由電話詢問後成為領隊。領隊除了一般志工經驗外，通常也參加中心舉辦之領隊培訓。一個月舉行一次培訓，出席相當彈性，不需累積時數亦可出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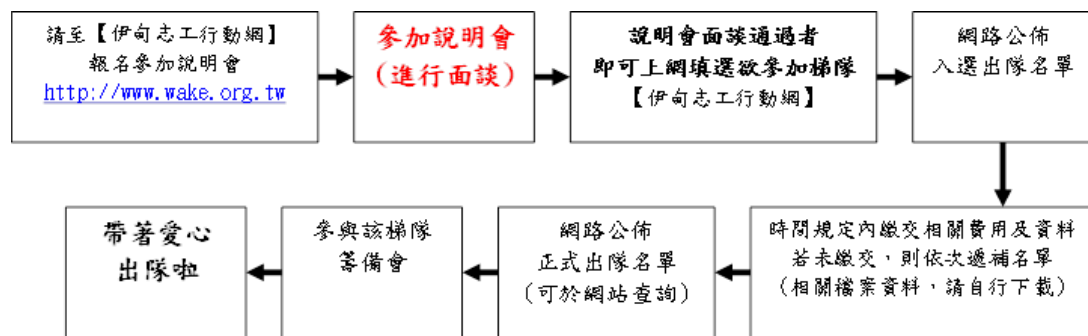
## (3) 主任與正職員工：

主任朱永祥先生自海外志工部門創立第一屆以來就持續地擔任領隊工作，具有豐富的海外服務經驗。朱永祥先生同時是伊甸海外志工規範「八不原則」的訂定者。伊甸海外志工部門由於成本考量，正職員工僅有八位。須負責海外志工官網經營、活動宣傳與海外志工報名所有流程，包含舉辦說明會、規畫出隊人數等。正職員工需負責與不同地區合作機構聯繫，進行溝通協調。在寒暑假出隊時間之外，前往服務據點進行訪視。主要對於伊甸海外志工服務內容與近幾次服務品質的建議與檢討、服務計畫內容更動、與各突發狀況的連繫(如：四川大地震後與鄰近服務據點取得連繫，並在官網上公告服務據點之狀況)。

本次將藉由訪談海外志工一般參與者、資深領隊、尚在培訓之領隊，與伊甸海外志工部門主任朱永祥先生。透過在伊甸海外志工活動中，不同的角色如何看待整體服務過程，以求了解伊甸海外志工隊的理念與實作狀況。

## 2. 參與觀察

伊甸海外志工活動行程大致如下：



(圖表摘自 伊甸海外國際志工活動簡章)

本次研究，筆者參與伊甸基金會於 2010 年舉辦之海外志工說明會，了解伊甸基金會對海外志工的培訓方式與理念，並實際參與過伊甸基金會舉辦泰北滿星疊梯次之行前籌備過程與全程活動，理解籌備內容與籌備方式。培訓結束後，於 2011 年完成伊甸海外服務隊於泰北滿星疊之服務行程，親身觀察伊甸海外志工與當地居民互動關係，記有田野觀察筆記。此外，筆者亦曾擔任伊甸基金會 2011 年海外志工暑假梯次之台北場次面談官，理解伊甸基金會海外志工部門對於一位合格之海外志工的想像與理念為何。

### 3. 文件分析

藉由收集並分析伊甸基金會在海外志工團之對外宣傳文宣與網宣、領隊培訓內容與相關課程教材、志工培訓課程內容與行前說明須知、伊甸官方網站、Facebook 粉絲頁面、部落格等官方頁面上公佈之志工心得、海外志工報告書與未公開檔案等靜態訊息，了解伊甸海外志工隊如何對受助國家與其助人關係進行論述，搭配深度訪談結果與參與觀察筆記，對其論述方式建構出的助人行為進行探討與省思。

透過上述幾種方式，了解伊甸基金會的培訓方式、理念及實踐過程，並搭配個人參與經驗省思其實踐過程，進一步對助人行為的意涵與侷限進行討論。

#### (二)研究步驟

為達到本次研究之研究目的，所採用之研究步驟如下：

1. 藉由實際參與海外志工活動之田野筆記，以及參與行前籌備會提供之培訓課程大綱，對伊甸於海外志工服務之理念、宣導與規範有初步理解。
2. 熟悉助人行為之相關理論架構後，依據設定之研究目的，設計一份半結構式問卷，對伊甸基金會海外志工部門進行深入訪談。根據不同角色，設計不同訪談方向，整理出海外志工部門不同面向之意見。

3. 訪談結束後，將每一份錄音資料繕寫成逐字稿，輸入電腦中建檔以形成可閱讀的文本。整理完逐字稿後，每一份逐字稿的內容皆經過受訪者的過目及同意內容確實無誤後，進行相關資料的分析與概念抽取的工作。
4. 根據訪談分析提供對未來進行相關研究者或執行海外志工之培訓執行單位提出相關建議。

## 四、研究內容

本次研究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藉由分析伊甸基金會對海外志工活動的宣傳內容、規範條例如何凝視受助國家，並分析海外志工參與者透過這樣的凝視產生何種想像；第二部分，藉由筆者個人參與泰北滿星疊梯隊中的田野觀察筆記，觀察伊甸規範的想像在實作中面臨的挑戰，理解海外志工想像與現實的落差；第三部分，藉由伊甸規範與實作的挑戰經驗中，分析伊甸海外志工規範與論述中的劃界與其內涵；第四部分，將以上述論述與規範造成的影響，與海外志工歸國後又如何再現其經驗，省思整體海外志工活動服務過程。

### (一) 愛心的凝視：伊甸活動宣傳、培訓與伊甸的海外志工想像

帶著愛心去旅行——你可以讓自己的假期更有意義！

對你而言，人生中最特別的“旅程”是什麼？

貧困的大地、落後的社區部落加上孩童們一雙雙純真明亮的眼睛，和靦腆的笑容，過去靠著電視和網路上的文字神遊其中，現在我們將走進他們當中，讓原本是平行線的人們，開始有了交集……

這不只是一趟奇妙的旅行，也可以是對自己心靈的沉澱，更能夠陪伴偏遠地方的貧困孩子，同時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一生好友！

帶著愛心一起到被遺忘的角落，讓溫暖的陽光，彼此的笑容，成為更有意義的假期~~歡迎您現在就加入海外國際志工，一起關懷弱勢社區的行列吧！

(伊甸海外志工網宣傳文宣，2011)

在海外志工的形象描繪上，比起強調對當地產生改變與個人的勞力付出，伊甸基金會將海外志工定位為一個充滿愛心旅行者。志工們旅遊到偏遠地區，在「被遺忘的角落釋出關懷，帶來陽光」。伊甸對於海外志工活動的整體凝視與想像，可以分為三個層次：(1)志工與服務對象的平等關係；(2)服務據點與服務對象的想像；(3)海外志工服務與志工個人連結。

#### 1. 志工與服務對象的平等關係

在伊甸的影片與網路宣傳中，試圖以一種「特殊的旅行型態」取代傳統對志

工活動辛勞付出的想像，這個特別的旅程意義在於與他人產生交集，將對受助者的關愛從一種上對下的給予與施惠，轉換為平等的、陪伴式的關懷。這樣的理念也表現在伊甸海外志工隊的出隊規範中：

兩個觀念：

第一、他們不缺老師，他們缺的是一群愛他們的人。

第二、他們沒有我們，可能還比較開心點，除非我們就是他們當中的一份子。

(摘自伊甸〈出隊服務二三事，你準備好了嗎〉，2010)

從官方的論述中，清楚明指海外志工並不是物質的付出者，而是關心並融入當地的一群人。在海外志工出隊規範中，便有「不強壓自己價值觀在別人身上，這些包括了不去評論當地老師打學生、種姓制度下不合理的要求、以及志工夥伴每天小組時的心靈分享」此類規定。在志工服務說明會時，伊甸海外志工部門中心主任朱永祥先生亦經常藉由分享志工活動中價值觀發生衝突的故事，提醒志工不論是對服務對象或是一同參與的志工都應保留對他人行事的尊重。對於伊甸基金會所想像的海外志工，個人參與 2011 年海外志工暑假梯次之台北場次面談官，在面談官培訓說明單上表示適合參與海外志工之人格特質為：「容易與人相處共事、適應力強、彈性空間大、有團體精神、隨遇而安、主動幫忙、用心投入參與、吃苦耐勞、會塑造團隊好氣氛」對合格志工的想像雖無嚴苛的篩選機制，但也可看出伊甸期待的海外志工參與者須具備處事的彈性。

這些想像根基於伊甸基金會創辦人劉俠女士的理念。伊甸基金會是台灣早期以本土化建構的非營利組織，於 1982 年由輪椅作家劉俠女士創立，初期服務對象大多是中、輕度成年身障者，因宣導及為其服務對象權益爭取，逐漸被政府及社會大眾重視及接納。近期服務走向社區及多元化，同時開始推展中、重度身心障礙者的服務，服務對象年齡層也擴及到發展遲緩兒童、高危險失能家庭、外籍配偶及受災者等。本著劉俠女士「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親」的信念，將多年在台灣的地區在地化的服務實務經驗，於 1997 年馬來西亞成立第一個伊甸在海外的服務據點，作為與國際接軌的第一次的嘗試。(伊甸海外國際志工行動網)隨著海外據點的發展與工作假期的興起，伊甸基金會也開始策畫在在泰北、印度、中國等地區，以社區在地化的服務為基礎與海外據點進行合作，而逐漸演變為今日固定於寒暑假進行地短期的海外志工活動。在伊甸概念中的互助關係，比起災後援助救濟模式，更傾向於一種社區自覺的志願工作。在伊甸的海外志工出隊規範中，便有一條「伊甸的服務不隨便開始，不輕易結束，因此在各位做任何事情之前，先想想當下的行為會不會造成未來服務的後遺症。而多年來伊甸對當地的捐款，在服務據點裡面絕對看不到伊甸明顯的 logo，因為不想讓孩子們認為自己是受助者的角度來看待自己」。從伊甸基金會海外志工服務說明(圖一)，可看出其對於海外志工服務的想像：

## 我們怎麼做？

合作型態	伊甸與 Everyone
目的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旅行、出走、認識外面的世界、找尋自己...</li> <li>2. 參與國際志工</li> <li>3. 服務弱勢、宣揚福音</li> </ol>
內容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7-15天的海外服務，融入、體驗當地生活</li> <li>2. 與小朋友、在地人互相陪伴生活、學習</li> </ol>
解決社會問題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為迷茫的人生提供另外一種選擇</li> <li>2. 建立貧困孩子的自信心</li> </ol> <p>-這段美好的記憶，會不斷給孩子們力量，讓他們掃去悲觀難過</p>
創造社會公益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參與國際不缺席</li> <li>2. 迷失的旅人和弱勢社區因交集而共同成長</li> <li>3. 嶄新的視野與思想，讓everyone充滿能量面對未來</li> </ol>



(圖一：伊甸基金會海外志工服務內容說明)

對伊甸基金會海外志工部門來說，藉由海外志工服務，志願參與者們相互陪伴，一同經營受助國家社區，創造對志工與服務對象來說不同的生活體驗。根據網路文宣，伊甸海外志工活動的目標在於「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所謂志同道合的人，即是願意平等對待志工與服務對象的志願者。在面談官培訓中，也因平等、尊重他人的概念，強調伊甸基金會進行的是「面談」，而非「面試」。對此，海外志工部門中心主任朱永祥先生描述：

……我們都很願意再給一次機會。因為我們看過太多的人被改變。沒有人可以決定另一個人有沒有愛心去做這件事情。誰可以說他沒有資格？既然如此何不開放？你會發現我們這個叫面談，不叫面試。我們會告訴他們我們很多規則，讓他們自己選擇…

(訪談於 2011. 10. 04)

然而，雖以平等為基礎進行論述，但實際面談作業仍以面談官的主觀感受，將報名者分為四個等級，並由兩位面談官進行評比。四個等級的界線相當模糊，端看面談官「想不想和他(報名者)出隊」。這樣的選擇邏輯，奠基在「尋找志同道合的人」的想像中。已參與過海外志工活動者，根據其在伊甸的活動經歷想像出一種「夥伴」類型，並根據這個想像進行分級。這樣的想像如何被建立，將在後續提及。在面談區分的四個等級中，被評為前三個等級的報名者可進入電腦隨選系統，以志願序分配到不同梯次。只有被面談官評為 D 的人，需要在面談流程結束後，由面談官提名，經全體面談官與海外中心部門商討是否要將該報名者除名，除名者無法進入該次報名系統。由於篩選邏輯相當鬆散，也基於「沒有人可以決定他人是否有愛心」的論述，面談通過率近乎 99%。以筆者所參與的 2011 年暑假面談官台北場次，在 400 餘名面談者中，最後僅 3 名被列

為最後除名考量名單。

被評為 D 的人有兩名疑似為來面談現場惡作劇，但其中一名有所疑慮的報名者，則是由於「理念不合」。該報名者表示，他希望到印度的服務據點，改善該處的水利設備，進行基礎建設。面談官提及這樣的改變或許並非活動主旨，但報名者認為應設法替服務據點著想。經面談官討論後，因不符合「海外志工隊不應抱持太大期望，藉由本次活動改變當地」而提名，正職員工表示會認真考慮除名事項。由於後續由正職員工討論是否除名，面談官不能介入，故無法確定是否被列入正式除名名單。但可以看出面談過程，服務經驗有無與年紀等都不是重要的考量，反倒對當地的期許成為一個足以篩選報名者的條件。

## 2. 服務據點與服務對象的想像

在伊甸海外志工活動簡章部分，我們可以看到伊甸對受助國家的論述如下：

印度 “貧民百萬富翁的真實面貌”

種姓制度下造成的貧富懸殊，每天都發生印度的街頭上，光怪陸離的貧民窟生活，彷彿天堂的邊上就緊挨著地獄，低下階層的孩子遭遇不平等的待遇，卻仍必須每天工作超過 14 小時般像詛咒的世代傳襲，永遠無法脫離……

(摘自 2012 暑期海外國際志工活動簡章)

伊甸海外志工活動以教育性質志工為主，在活動宣傳中也以兒童及青少年為主要描述對象。儘管在伊甸的說明會中以一種博覽會的形式，將各據點區隔開來，我們卻發現在伊甸海外志工活動簡章上所介紹的六個海外服務據點：印度、中國、柬埔寨、泰國、菲律賓、尼泊爾中，「失學貧童」、「悲慘」成為幾個地區主要的論述。在說明會中以及網站宣傳上，這些文字又往往伴隨著受助國家壯麗的風景，以及志工們與服務對象(多數照片中為孩子)相處的笑容(圖二)。教育志工在這個缺少資訊與愛的「被遺忘的角落，帶來對當地的新刺激」。



【前言】  
位於喜马拉雅山麓中的神秘小國，兼承以千年的古蹟與秀麗的山丘吸引著無數的登山旅客而聞名。但這座平緩的群山然而成為當地人民難以擺脫的重重障礙。根據統計，尼泊爾約有 200 萬名孩童必須工作，其中 42% 10 歲-14 歲的孩子因為家庭經濟問題被迫離開學校選擇打工。小小的手成就了尼泊爾總生產力的 20%，這是全世界最高的比例……

【服務據點及合作機構簡介】  
伊甸與尼泊爾合作的非營利組織，於 2008 年正式於當地註冊成立，以服務偏遠山區弱勢家庭為主，其服務內容可分為三部分：孤兒院、貧童就學資助、微型貸款。透過微型貸款的模式，讓村民改善家境，讓孩子能有機會就學。用這三種輔助服務達到：  
避免窮人遺棄孩子到街  
幫助失業人口創造自我就業機會  
協助弱勢家庭，透過組織的方式自我管理  
改善「貧窮導致更貧窮」與「世襲貧窮」的惡性循環



(圖二：伊甸海外志工行動網服務據點介紹)

對服務據點的想像，其實早在一般志工服務前就已開始。伊甸獨特的志工類型「探勘隊」負責在第三世界國家與偏遠地區開發新的服務據點。探勘隊的選擇多半根據當地駐台辦事處提供社福機構，任由伊甸選擇合作據點。透過此名單，伊甸探勘隊再造訪當地，了解實際環境與合作可能。除此之外，大多是熟識的人引薦國外社福單位，邀請伊甸共同合作海外志工事務。在這些候選名單中，伊甸挑選的方式主要以「缺少資金」以及「合作單位真心為服務對象付出」作為主要標準。以筆者本次服務之泰北滿星豐福音戒毒村為例，根據海外中心主任朱永祥先生表示：

……伊甸會覺得他們(僑委會提供之泰國合作據點)資源夠多了，不需要我們，這違背我們的理念，違背資源要先給資源少的人的理念。台灣有編列預算在這些僑委會的學校，我們不需要錦上添花…還有一個因素是那個單位後來拒絕我們進去，是因為他覺得伊甸進去要給當地單位一些金錢……那些錢是不透明的，沒有說要用的那裏，所以我們不敢把這些捐款或是服務給他們。……剛好遇到這個從泰北來的劉牧師，我們就問說可不可以去，牧師也答應了。

(訪談於 2011.10.04)

在泰北例子中，伊甸對合格服務據點的標準是確實缺少金錢，並願意合理花用的機構。而在中國甘肅服務據點的例子中，根據探勘隊成立之初即加入的領隊沈漾漾女士表示：

內陸地方都滿窮的，覺得(服務據點)合適是要看校長是不是對學校有熱情，如果有些校長一碰面就說我要什麼要什麼，把我們當成聖誕老公公，我們就不想要……先聊聊小朋友的事情，我們會覺得這樣的學校比較合適。就像我們去玉樹……那個學校外觀也滿漂亮的，就覺得說不定也不需要，本來沒有要跟這個學校。……第二天校長看到我們跟小孩講話，我們給他看我們拍的小孩的照片，校長的眼睛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小孩子一樣，眼睛就發亮，我們就覺得哇這個校長真的把小孩當作自己的小孩看。原來那個校長很為小孩著想…

(訪談於 2011.10.04)

雖然沒有明確的挑選標準，但探勘隊期待的服務據點除了資金缺少外，還有當地服務據點負責人的個人熱忱。苛刻的環境與奮力的人們，這樣的對比使服務據點具有故事性。這些孩子身處惡劣情境，卻能奮發向上的照片，相對於一般觀光華麗、休閒性質，對凝視者而言具有特殊意義。

然而，志工在服務過程中既然與服務對象是平等關係，又該如何看待服務對象所處的惡劣環境？根據海外中心主任朱永祥先生表示，海外志工服務的宗旨在於：

……讓遠方的孩子知道有人在關心他們。宣愛堂的孩子如果我們沒有進去，他們可能都不知道這個世界有多大，也不知道有人關心他們，不會有人給他們一個擁抱，跟他們說我愛你。我們到中國會跟他們說我們愛你，我們會在台灣幫你禱告。讓缺乏愛的孩子知道我們在關心他，我們看到那些被丟棄的孩子們，我們看到那些童工從小就在一個固定的空間工作，我們想讓他們知道他們是可以上學可以去玩的。我們想讓小朋友知道他們活得是很有價值的…

(訪談於 2011.09.23)

在此，服務對象被建構為需要「被愛」、「被看見」的人們，他們努力生活，但看不見個人的生活空間如此狹小，他們努力對抗個人悲慘的遭遇；而志工正好就是那個「去愛」與「去看見」的人，替悲慘的生活帶來曙光，透過擔任教育志工，替當地帶來新的刺激。

### 3. 海外志工服務與志工個人連結

除了討論志工與服務對象的平等關係，以及服務對象及據點的浪漫想像，海外志工活動整體與志工如何發生連結？從伊甸海外志工網官方影片我們可發現以下文字：

有一種旅行方式很貧窮，卻可以改變人的一生。自 16 世紀傳承至今，那就是壯遊。海外志工是一種生活，去體驗十多天不洗澡，去自在的隨處休憩，去快樂的探索世界，去享受簡單的飲，去享受清淡的食，去享受簡陋的住，去體會這一切…

(摘自伊甸海外志工宣傳影片 2011)

影片中悲壯的背景音樂、服務地點蒼涼的風景、嚴峻的生活條件，突顯參與海外志工「壯遊」的成分。孩子們學習的樣貌則對比描述受助國家所使用的「悲慘」、「貧困」，描繪出「一群在惡劣環境中勤奮讀書的可愛孩子」。透過對服務據點與服務對象的想像，志工們參與的目的應是跳脫個人日常框架，體驗另一種生活。

在這些描述中，伊甸對當地的凝視是一種反璞歸真，回歸自然的想像。從伊甸作為宣傳用的志工心得中，可以看見「第二個家」、「回歸單純的一切」等論述。在伊甸志工培訓以及出對規範中表示，志工應「成為當地人」。當地人的

想像在上述環境與服務對象對比的描述下，被建構成一種純樸的，環境條件差卻知足的人們。因此，當志工具有足夠的彈性去面對不同的生活形態時，便成就了伊甸論述海外志工所要追求的境界，一種「回家」的感覺。相對於其他旅遊的「出走」，伊甸所強調的「回家」奠基在與服務對象的平等關係，志工被要求融入，體驗當地生活。與其他類型志工或是旅遊皆相當不同。

伊甸海外志工論述背後平等與回歸的理念，透過一次次宣傳加強了它與一般志工活動以及海外觀光旅遊的差異，並賦予其與眾不同的意義。從官方網站可以看見這樣的論述：「每當看到這些來參加的志工伙伴，我總好奇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這些人放著好日子不過，卻要跟著我們上山下海…怎麼會有這麼多瘋子不間斷的一直來參加……」。網站、說明會、志工培訓中，不斷強化在假期中選擇海外志工服務是如此與眾不同。根據對志工進行之訪談，他們表示：

大一的時候就看到海報，那時想說一定要找時間參加……其實在看到網站的時候，我很認同伊甸的理念「尊重他人的價值觀」……陪伴是志工旅行最重要的。與其說是當志工，更像是和當地人交朋友，和服務對象當好朋友。不一定要想著自己可以付出什麼，不然期望越大，挫折感越重。(志工 A)

…我沒有特別意識到這是國內或國外志工，但是一看到海報，我就覺得這是我想要的，我一定要參加這個活動。當時就覺得他對我來說可能有某種意義(志工 B)

…聽到(說明會)的時候覺得很棒啊，想要和共同志向的人一起出國，一般來說去旅行團可以消除壓力，但是回來會很空虛。但是去當志工，一群人有一個理想，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一般的旅行不可能分享到。這樣的旅行有心靈成長，又很難得有自己出國的機會，讓自己獨立又可以成長。(志工 C)

平等的論述消除志工與服務對象的界線；帶著愛心到偏遠的服務地點，體驗另一種並不舒適生活，與被遺忘的人們產生交集，讓雙方產生新的刺激；服務對象的純樸和美好則與志工「回歸真實」的想像結合。在伊甸論述下，將參與海外志工活動建構為相互平等的、與眾不同的、找到自我的。志工與服務對象關係平等而密不可分，消除上對下的助人想像。

根據 John Urry(1990)在《觀光客的凝視》中提出凝視的兩大分類：「集體式的觀光凝視」與「浪漫式凝視」。「集體式的觀光凝視」追求大眾的、狂歡與娛樂的觀光地點，凝視者需與他人一同觀看，獲得集體式觀光凝視的愉快體驗；相對於此，「浪漫式凝視」則追求個人精神上的獨特性，所觀看的情境是神聖而特

殊的。在旅遊過程中，旅行者到人煙罕至的地方，欣賞少數人才能觀看的情境。而伊甸論述中，從平等的對待，到服務據點與服務對象的凝視，以及與眾不同的論述，偏向於「浪漫式凝視(romantic gaze)」。在伊甸宣傳中，伊甸提供的服務地點成為「被遺忘的角落」，營造稀有性。透過服務與自我對話，凸顯個人與一般觀光不同的精神層次。這樣的凝視不但加強服務據點與服務對象的特殊之處，也形成海外志工服務之意義所在，使參與的志工對個人進行海外志工服務有所連結。然而，想像與規範在實際場域如何作用，將在第二部分說明。

## (二) 想像與落差：海外志工活動實踐的田野觀察與分析

伊甸主要出隊規範「八不原則」，由伊甸基金會海外中心主任朱永祥先生訂定如下：

1. 不隨便開始，不輕易結束。
2. 不給予承諾。
3. 不贈予個人性禮物。
4. 不留下聯繫方式。
5. 不改變當地原有的生活型態（尊重當地的政治與宗教）。
6. 不強壓自己價值觀在別人身上。
7. 不要把自己逼的太緊。
8. 不要搞丟證件和貴重物品。

（整理自伊甸海外志工部落格〈八不原則〉，2010）

除上述規定，根據服務地點不同，亦會在志工培訓中提醒幾項規定。以筆者本次參與的泰北戒毒村而言，便增加了(1)女性不穿著短裙或過度暴露的衣服；(2)絕對不能單獨行動，不能單獨與弟兄聊天。如果有什麼必要，可詢問或透過領隊與弟兄接觸最好三人以上同行；(3)不得攜帶粉狀物品或刺激性物品(如：汽水) (4)不可將戒毒村弟兄照片放到公共平台上，如：網路。除這四條額外規定，在一般規定的「不留下聯繫方式」，更加強了「如果服務對象問起，就含糊帶過，如：我們是北部人」，強調絕對不可揭露個人資料，「最好連姓名都不要，以綽號代替」。

這些額外增加的規定，其內涵與前述平等論述相比為相當不同的想像。新增的規則對戒毒村服務對象(以下簡稱為戒毒村弟兄)的想像的是一種潛在的犯罪者，一但有機會或是刺激就可能對志工造成危害。行前籌備會中，以幾則故事表示「不留下聯繫方式」的重要性，提醒志工不要因為跟戒毒村弟兄感情太好，就留下聯絡資料，使得戒毒村弟兄在離開戒毒村後前來騷擾。這些故事一再提醒志工不要過度深入交友。戒毒村弟兄們雖處於被遺忘的角落，卻也是不可不提防的潛在犯罪者。這些額外附加的規範，在筆者本次田野觀察中發現，已造成志工活

動的影響。

在筆者參與本次海外志工活動中，在最初幾天，與戒毒村弟兄完全沒有交集。在伊甸給定的活動行程表上，也與戒毒村弟兄有所區隔。前幾日原應負責的農忙也改為早晨的出遊，由戒毒村負責人帶領團隊到附近的山頭閒晃。回戒毒村時已經是中午，但戒毒村弟兄已吃完午飯。在行程表上可以看出志工與戒毒村弟兄的分隔：(如圖三)

7:00	8:00	9:00	12:00	12:30	16:00	18:00	19:00	21:30
晨禱	早餐	上工(農忙)	午餐	教案準備與洗澡	教學	晚餐	小組時間	就寢

5:00	6:00	7:00	8:00	9:00	11:30	13:30	16:30	17:00	18:00	20:00	21:00
早操	晨禱	晨禱	早餐	上工	午餐	上工	自由	晚餐	晚禱	自由	就寢

(圖三：上表為個人整理之志工活動行程，下表為戒毒村弟兄之行程表)

戒毒村的兄雖同為服務對象，但在前幾日，實際負責工作與志工們有所區隔。弟兄們在戒毒村後山上嶠土，志工們則在戒毒村中裝填咖啡豆盆栽，分隔兩地。過程中雖然志工盡量與弟兄搭訕，但因工作地點、用餐時間與住宿地點有所區隔，互相仍不熟稔。由於本次梯隊之志工皆很希望與弟兄有更深入的接觸，經領隊協調後，農忙改為志工與弟兄共同裝填咖啡豆，用餐時間也調整為相同時間。在相處過程中，因接觸時間密集，本梯次志工與戒毒村弟兄們得以建立較深厚的情誼。

某日農忙閒聊時，戒毒村弟兄告訴志工們，過去志工總是提防與弟兄接觸，偶爾在村內遇見也不會搭理。往往在休息時間就回到志工休息之宿舍，直到吃飯時間才出現，並無交集的機會。每次梯隊通常只有兩位領隊願意在庭院與戒毒村弟兄多加接觸，不像這個梯次二十個人都願意並熱切地與志工攀談。弟兄亦提及，過去曾有志工因為告知家長參與戒毒村之活動行程，家長一取得聯絡便搭乘飛機直飛泰國，前往戒毒村監視弟兄的一舉一動，「保護」女兒的人身安全。這樣的舉動使戒毒村弟兄相當受傷，也令弟兄們自卑於個人的吸毒經驗。志工規範將戒毒村弟兄建構為潛在犯罪者，藉由時間表與活動空間的物理距離將志工與戒毒村弟兄區隔開來。在前述的規範下，志工不擅於，亦未被教導如何單獨面對戒毒村弟兄，導致雙方有更深的隔閡。

在「八不原則」的服務規範中，其中之一為「不留下聯繫方式」。這條規定雖不僅止於泰北戒毒村，但其禁止之邏輯與想像卻有些許差異。對泰北以外服務地區而言，禁止的理由是為了防止孩子們花費心力與時間在與志工們取得連絡上；在泰北戒毒村，不留下聯繫方式是為了避免戒毒村弟兄戒毒後，有任何機會前往志工居所進行騷擾。在相處過程中，有位弟兄曾問起志工們的居住地，當時僅以

「我們從很多地方來…」帶過。志工之間在面對弟兄時也以綽號相互稱呼，遵守伊甸對海外志工規範的要求。

某日農忙的空閒，筆者在備課時間結束後仍有空閒，故前往農忙處協助裝填咖啡豆。為遵守志工規範之「不得單獨行動」，當時亦邀請另兩位志工伙伴前往。由於筆者先自行前往農忙地點協助戒毒村弟兄，但等了十幾分鐘都未見所邀約之夥伴前來，於是意外演變為筆者單獨與戒毒村弟兄們在農忙地點工作。在協助過程中，一位泰國弟兄突然以中文表示：「你真的很厲害」經解釋後了解，該弟兄認為女性志工居然願意單獨與弟兄們相處，讓他們非常意外。裝填咖啡豆的同時，一名弟兄突然提出三年後要一起回到戒毒村欣賞咖啡樹開花，並詢問筆者意見。對於這類詢問，伊甸的志工規範有一條規定表示「不輕易留下承諾」。在志工培訓中，領隊表示因為誰也無法確定未來還會到同樣的服務據點，也為了讓服務對象不要將承諾掛懷於心，故不給予任何承諾。因此，基於志工規範，筆者也不敢給予明確的承諾。這段對話也在被當地負責人打斷後不了了之。

在不經意破壞海外志工規範後的當天晚上，負責本次梯隊的領隊之一便跑來對筆者進行關切。領隊表示，雖然大家樂見志工們與戒毒村弟兄保持友好關係，但筆者的行為多少讓他們有所顧慮，建議筆者應「自行注意，不要不小心洩漏個人資料」。在離別的前一日下午，本次活動團隊特地安排志工與弟兄的團康活動。由於過程相當開心，活動結束後，志工紛紛拿出個人筆記本請戒毒村弟兄簽名，留作紀念。其中一名年齡與志工相仿的戒毒村弟兄也返回自己的房間拿出個人筆記本，要求志工簽名留言。基於志工規範，我們無法留下真實姓名，也由於另一規範的「不可只贈與單獨一人，或是以個人名義贈與禮物」，這件事使在場志工相當為難。詢問領隊後，領隊表示應當拒絕。志工們以「為了避免只有一位弟兄擁有留言，而有驕傲感」為理由，告知弟兄領隊的意見。弟兄則表示：「沒關係啦，我知道，反正是要保護你們嘛」，便倖然離去。

泰北戒毒村弟兄具有相對其他據點之特殊性。戒毒者因其吸毒經驗，在法律上被視為犯罪者。而過去志工曾被騷擾的故事，使潛在犯罪者成為對戒毒弟兄的凝視，領隊更應監控著志工與弟兄相處的一舉一動。但在海外志工說明會中，也恰好是這樣的凝視，加強了服務據點的特殊性，以及服務對象無助而需要關懷的樣貌。

除了泰北特殊服務對象的田野經驗，在對服務據點的浪漫凝視中，營造的落後而純樸的鄉村也與現實情形有所區隔。在出隊培訓中表示，由於孩子很少接觸，若非必要，勿在孩子面前頻繁使用電子科技產品。實際上，在本次活動的觀察，發現居民家中大多數已有電視，甚至有服務對象直接拿出手機要求合照；在戒毒村周遭經常有前往鄰近山頭郊遊的重型機車來回奔馳。而在其他服務據點中，中國梯次雖無法洗澡，但在服務學校周遭之街道上有理髮店，多數志工經常前往洗

頭；在泰北另一戒毒村中，由於志工長期駐點，當地也增設合作社提供消費，所住之處為水泥屋。

在服務內容方面，筆者負責於泰北滿興豐基督教教堂「宣愛堂」，進行中文教學。由於宣愛堂並非正式學校，因此志工提供的是近似於課後輔導的服務。也因非正式，使孩子的出席狀況與上課態度事實上不同於宣傳中奮發的描述。根據筆者的田野與訪談經驗，由於海外志工的挑選較為鬆散，無法期待每位老師皆具有課程教育經驗，再加上志工培訓次數有限，在培訓過程中往往未針對同一據點之過去教材進行了解。志工培訓中往往表示孩子們認識不多，因此教材可以不必過於困難。然而隨著每個據點不同服務對象，經常發生教材令孩子們覺得過於困難/簡單，或是因以前志工曾經教過，而不願認真聽講。

藉由本次於泰北的田野經驗，筆者觀察到伊甸海外志工服務的想像與實作經驗的落差。志工培訓的論述對戒毒村弟兄的想像，讓過去的志工團隊恪遵額外增加的規範，將戒毒村弟兄切割於志工生活之外；筆者觸犯志工出隊規範後，領隊便前來關切；志工雖能保有戒毒村弟兄的簽名與留言，弟兄卻並無相對的權力。田野經驗中戒毒弟兄的回應，令筆者不禁省思：相互平等的論述被一再重複，但實際場域中卻因行前的想像與規範，展現完全不同的一種對待戒毒村弟兄的方式。服務對象的平等關係以及對志工的保護似乎成為一種難以避免的矛盾；行前想像和現實的落差也提供本次對海外志工經驗分析的省思。

### (三) 規範中的他者：劃界與實踐的社會學分析

對於如何處理建構主題的權力分析，Foucault 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表示分析目標不在制度、理論、意識形態，而是事情如何被實踐，在當下合理的被接受。Foucault 假設實踐模式受到制度影響、意識形態操弄，也是由實際情境導因而成。建構的過程並不只是由個人意志的行使而完成，而是透過不同的力的作用點達成。因此，海外志工活動的想像與真實之間的落差或許在所難免，而這樣的落差以及違反規則的人們，在海外志工整體服務過程如何被處置，繼而建構出海外志工的想像，為此部分所欲討論之主題。在這一部分，將由：(1)領隊與志工規範；(2)志工的服務歷程；(3)服務對象的回應，此三種角色進行分析。以了解不同角色如何配合進行海外志工活動的實踐：

#### (1) 領隊與志工規範

筆者的田野觀察經驗中，戒毒村弟兄由於社會對吸毒者的觀感，被視為潛在的犯罪者而被禁止接近。領隊扮演著保護大家安全的角色，透過領隊於志工培訓的描述，嚇阻志工與戒毒村弟兄有過多的接觸；在海外志工活動中，以交錯的時間表與工作地點的物理距離，在實體空間分隔戒毒村弟兄與志工。伊甸海外志工

出隊規範以「不得留下聯繫方式」、「不輕易留下承諾」，禁止與各據點的服務對象在未來接觸的機會。海外志工宣傳論述以平等為主軸的論述，卻在泰北服務據點的實際場域中與服務對象產生區隔。

上述的區隔亦有被打破的時機。而領隊作為一個秩序的維護者，在海外志工活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筆者的田野經驗中，破壞規範的當日就有領隊前來關切。根據筆者訪談領隊對維持規則的想法，參與過泰北梯次之領隊表示：

……領隊要在很宏觀的角度去看待這個團隊，然後要去接洽當地的人事物。當領隊她勢必要有一些敏感度，像是隊員的心理狀況變化阿，身體狀況阿，突發狀況阿……有遇到一個突發狀況，在第二天的時候，有一位夥伴，晚上大家要睡覺的時候在聊天，當地的老師跑過來問說我們有沒有少一位夥伴……後來我們才發現弟兄跟我們的同工在那邊聊天。其實伊甸有個原則是我們不能單獨跟弟兄相處……然後隔天晚上的分享我們就有把這件事拿出來講，然後我們也沒有大罵，就是點到為止。我一直相信大家都有些敏感度，夠聰明，不用講得很明，知道這件事在說誰，所以也不用撕破臉。然後第三天這樣的狀況就沒了。

(訪談於 2011.09.11)

領隊在海外志工活動中，是無所不在的凝視者。他們必須凝視志工的一舉一動，並在小組時間提提出。在伊甸海外志工活動中，小組時間具有重要的意義。不管任何海外服務據點，或是探勘隊，在海外志工活動的晚上都必須擁有一段約兩小時的小組時間。由於對志同道合者的想像，小組時間透過領隊的主持，分享志工活動中發生的狀況，並以各個團員心事的分享凝聚整個團隊。在想像與實際分享心事的過程中，小組時間提高整個志工隊的團體動能，以及對整個團隊的認同感。也因此，透過小組時間的分享，領隊所提出的意見分享內化到志工的個人行動中，違反規定的行為「就消失了」。因強力的團體動能，過去亦曾有在勸阻後仍執意違規者，最後遭受團體排斥。

然而，在這樣的凝視下，什麼樣的規則會被內化到活動中？除了「不留下聯絡方式」、「不輕易承諾」勉強可擁有客觀標準，「融入當地人」、「不強加自己的價值觀」等規範仍有因人而異的空間。根據筆者田野與訪談經驗，在小組時間中最常被提起的是對「融入當地」的要求。根據幾位領隊表示他們最常面臨的狀況：

……年紀越大的人會越希望下一刻要做什麼。但是時間很彈性，有很多時間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可是那些年紀比較大的人會常常問「我們等一下要幹嘛」「我們明天要幹嘛」……伊甸有個大原則是彈性，因為我們不去想等一下要幹嘛……用分享的時間說我今天一整天看到這樣的狀

況……還有一個狀況是，我覺得大家都很欠缺物質生活的刺激，在過程中就會一直看手機……其實我有點難過有點生氣，覺得都已經來到這裡做志工了，不要把台灣那一套生活方式帶過來，帶到你要體會的生活。我有說我很難過，他們也很驚訝，我就會分享我的經驗，說不要把忙碌的台灣生活帶過來，他們也可以理解，之後也不會再這樣了。

(訪談於 2011.09.11)

透過領隊對海外志工生活的想像以及小組時間的規訓，隊員們被要求脫離台灣日常生活經驗，經歷一種沒有忙碌、沒有科技的生活。能做到如此的志工，則被認為是「當地人」，是伊甸想像中的優秀志工。海外志工活動的建構透過小組時間，領隊使隊員在凝視與監控中「變成當地人」。這樣的當地人想像受到前述海外志工宣傳的影響，也在規訓中實踐了一種脫離日常的生活。

## (2) 志工的服務歷程

除了領隊對隊員們的規訓，志工本身也在海外志工的服務現場尋找個人對海外志工的想像。在海外志工活動中，數位相機成為每位志工必備隨身用品。筆者的田野經驗中，每次下課都是志工與孩子的拍照時間，即便個人未隨身攜帶相機，也會要求其他志工幫忙與孩子們合照。被攝影的不僅是服務對象，同時也包含出遊時的當地人、事、物。稀奇古怪的小吃、路邊嬉鬧的孩子、地陪告知的特殊景點…等，都成為攝影的主題。這些照片被收集起來，作為志工們在歸國後分享與回憶的紀念。

John Urry(1990)對於旅遊的視覺化恰好可以對伊甸海外志工活動中，志工們的攝影行為進行解釋。John Urry 整理出攝影的幾個主要特性：攝影作為一種社會建構出的觀看與紀錄方式，他以某種方式將被拍攝者挪為己用，擁有這份視覺知識攝影者馴服攝影對象的權力展現；但攝影本身主觀又客觀的特性，使攝影本身雖轉錄真相卻又是一個主動但別有用意的行為；人們透過攝影成為「業餘的符號學家」，並使被拍攝的物品同等重要；攝影也包含一種義務，使人們認為他們不應錯過某些景色；旅行是累積照片的策略，將個人記憶商品化並私有化；而攝影也是詮釋的循環，人們拍攝的影像大多在旅遊文宣上已見過，攝影的意義在於旅行者親自捕捉這些影像。所以，被拍攝的物件變成可以讓人傳來傳去的客體，照片屬於個人，並展現觀光凝視的美學。在明信片上，我們幾乎很難看到垃圾、疾病、屍體等景色，他們不能在美麗、歡樂的家庭旅遊中留下痕跡。

在志工們所攝影的景色，也重複著在海外志工文宣上所見的景象。孩子上課的模樣、壯麗的景色、從未見過的街道…，透過攝影證明志工個人親自來到服務據點，進行一次與眾不同的旅行。或著，志工將孩子一把抱起、摟在懷中，

拍下一張張合照。在服務據點，志工攝影對象絕對不是戒毒村的電視或負責人的筆記型電腦，而是背後的原始山林以及簡陋的菜餚。志工的攝影本身便是對海外志工想像的實踐，也正是對服務據點攝影的挑選，將服務據點化為與個人想像相符的照片。這些照片是對海外志工服務的視覺知識，透過系列照片，在歸國後的宣傳中，人們認識服務地點的角度也僅剩這些被建構出的圖像。

除了照片暗示的「看」與「被看」的宰制關係，教育志工本身具有的規訓力量也是對服務對象的馴服。筆者本次服務內容為擔任泰北戒毒村鄰近之基督教學堂「宣愛堂」之中文教學。宣愛堂並非正式學校，而是台灣晨曦會之基督教牧師為了替當地孩子未來爭取更好的工作機會，而提供之中文學習環境。宣愛堂作為一個課後輔導中心，當地家境較為貧困的孩子會前來進行輔導，然而因為非正式的學習，使宣愛堂的孩子中文程度不一。在志工培訓中，領隊也告知「如果孩子能學好中文，對他們未來的競爭力很有幫助」。被賦予中文指導的任務，志工們必須在孩子們不認真聽課，或以泰文溝通時進行勸誡，告訴孩子「要說中文」、「要認真上課」。但時間畢竟有限，而志工受訓時間亦不長，缺少教學經驗。活動時間僅幾周的海外志工活動，不可能教授孩子們中文的學習系統，或是過於艱澀的文字。最後往往在幾經調整，為了不造成孩子壓力，又能帶來歡樂，課程大多轉化為團康的方式進行，或進行簡單的禮俗介紹。

中國梯次相對其他梯次語言相通，在溝通上並無太大問題。由於是孤兒院學校，共同接受正式教育，學生素質也較為統一。但在根據訪談，中國梯次志工實際上面臨這樣的問題：

因為大陸的科目比較超前，所以志工只能教比較史地類，大學生則負責數理等主科，或是娛樂性的科目，像美術…但是可能志工教得太簡單，小朋友從第二天開始就會開始說志工教得很無聊。有些志工就很生氣，因為準備很久卻被駁回。像是教音樂的志工，小朋友也不懂五線譜，他們因為覺得不會考，不重要，也不重視志工上課……小朋友會對升學科目或是遊戲類的比較有興趣……剛開始小朋友都很尊敬老師，後來就比較熟，而比較不尊重老師。有時候上課直接大聲說好無聊。…後來就在導師時間跟小朋友聊這件事，說我們課程準備很久，不能只是想要玩遊戲，而去批評枯燥乏味的課，不管是志工的課或是老師的課，都要好好接受，有些忍無可忍的志工，會說如果你們真的覺得我們不適合，我們可以走，小朋友就哭了……隔天有勸導說，為什麼要兇小朋友。小朋友沒有心結，只要講明白就會放開心，後來還是相處很好。

志工掌握課程的安排與教法，其課程的想像是帶給孩子生活的刺激。但這些刺激和孩子所處的社會脈絡並不相同，額外的資訊反而對孩子毫無意義，要

達到教育效果非常困難。往往遊戲活動比起一般以課本上課的方式更吸引孩子注意力。事實上，由於伊甸前往服務據點的時間大多為寒暑假，在泰北服務時間也為接近年假的課後輔導，這些時間並非孩子們正式上課時間。志工們的服務不是正式課程，性質較為歡樂，更接近於冬令營、夏令營的形式。孩子們的分心其實在所難免，但對海外志工服務的想像，讓志工們認為孩子們應該是勤奮的，不接受外來資訊則會喪失競爭力的。

在課堂中，一個班級通常配置有兩到三個老師。除了該堂課的教育志工，其餘志工也須在一旁觀察孩子，提供協助。志工們在教室的角落觀察孩子的一舉一動，提醒他們應該認真上課。對當地質樸認真的想像，在實際行動，透過教育志工所具有的權力與無所不在的凝視，使孩子接受志工提供的資訊。為了增加對當地的刺激，志工們必須不遺餘力提醒孩子：成為認真上課，奮發學習的人。志工與環境、與服務對象互動方式，建構出與想像相符的服務歷程。

### (3) 服務對象的回應

面對一批自不同國家前來的志工，在筆者的田野觀察中，發現服務據點與服務對象也在對志工活動中的助人關係進行回應，而這樣的回應協助建構了海外志工活動的特殊性與稀少性。以泰北梯次為例，每天早上，都會有晨禱活動。在晨禱中，牧師朗誦完經文後，會以幾則故事配合聖經上的經文進行解釋。在本次梯隊中，由戒毒村弟兄上台分享個人吸毒經驗，並對其進行反省。在戒毒村弟兄身上聆聽的這些故事，在許多志工回憶中，都是最難以忘懷的事件。然而，根據筆者的田野調查，上台分享個人故事並非例行公事。平日的故事分享多以坊間書籍中撰寫之不可考的小故事或寓言進行。只有在志工在場時，才會由牧師推派代表，上台分享個人吸毒經驗，進行悔過。這樣的聆聽為「凝視」的一部分，透過收集這些故事，增加海外志工活動的獨特性。海外志工活動也伴隨約一到兩次之出遊行程。筆者本次有機會前往戒毒村鄰近之瀑布。由於未被開發，位置隱密。過程中帶領之弟兄表示，他們也很少前往瀑布，但為了歡迎志工們的到來，他們將這個獨特的經驗分享給志工。

在對其他據點之訪談中，也有類似的事件：中國地區的志工，除中文教學外，在網站上表示，也須進行家庭訪問。從文宣與伊甸之出版品中，可以看到一則則動人的故事。而實際訪問參與之志工表示：

接觸居民的時間不多，也只有一次家訪。……都是老師翻譯，也沒有太多互動，因為都講方言。問缺什麼物資，只有缺水。也沒有說很缺什麼。……家訪時家長會請吃的東西是饅饅和辣的東西，也有很多麵，為了志工還開了香檳和啤酒。以班級為單位去做家訪，一班只有挑一個學生，是老師挑，挑成績較好，家境比較富裕的，……大概

是五個志工和一個老師一個主任一起去一個學生家。因為時間的問題，所以只去一個學生家。…去家訪的時候，有筆電，是政府配發的。說真的其實不知道要聊什麼，志工就坐在那裏玩電腦……

本次研究非常遺憾無法對服務據點之負責人進行訪談，做進一步的分析。然而，面對海外志工的到來，根據筆者的田野與訪談，發現當地合作據點提供許多「故事」與發生故事的機會。服務對象的故事在志工面前被揭露，產生對志工而言獨特的經驗。這樣的揭露是單向的，在實際現場中，由於規範限制，志工並不會，也不能透漏個人訊息給服務對象。

服務據點的這些回應，可引用馬坎奈爾「舞台化本真(staged authenticity)」的概念進行解釋：「從外地來的觀光者，與其對當地人的生活的強烈興趣，及成為一種社會關係。然而，我們無法直接觀看當地人的生活，只有在幕後才找得到。觀光客的凝視本是一種入侵，因此當地人為了不受干擾，在另一舞台提供一種真相，讓觀光客進行凝視。」不同於戒毒村弟兄已被安排好表演的舞台，非預期的家庭訪問，使當地人的真實生活受到衝擊。在訪問中，雖已挑選過成績較優的孩子，但因語言因素，志工們無法與家長溝通，家訪變成尷尬無比的局面。

並非所有的回應都是正面，也可提供故事的。如上面所提及，孩子們也會對志工的教材提出反抗。然而孩子們的反抗因志工對孩子勤奮向學的要求而被壓制，孩子們無權決定教材，甚至反被進一步塑造成「努力的孩子們」。

在領隊、志工與服務對象三者的互動中，海外志工的形像被建構出來。領隊的凝視與小組時間的規訓，建構出海外志工如何生活、如何進行服務，並透過無所不在的監視，在小組時間進行勸誡；志工們對受助者的凝視，使教育志工的服務過程成為將服務對象規訓為與想像相符的孩子，受助對象除了接受或抗拒教材，並無進一步與志工討論如何進行服務的機會，甚至往往在志工溫柔的勸說下接受教材；服務機構亦為了遠道而來的志工，提供故事產生的材料與機會，藉由服務對象自我揭露，令整體志工服務添增更多故事。三者之間的互動，配合志工們在受助國家照片、故事的描述，在歸國後成為對海外志工的宣傳材料。想像透過規範、實踐，再現於各式宣傳中。

#### (四) 海外志工的再現與省思

在每次寒暑期的海外志工活動結束後，通常志工們有機會參與伊甸海外志工部門所舉辦的以下幾種活動，：

##### (1) 「尋找角落影展」與「角落文選」：

發現角落

漂泊的你儼然成為島

旅行即是回歸

心之所向，即成故鄉，於是無處不故事，無處不負擔

(摘自 2011 角落影展宣傳說明)

在寒暑假的海外志工活動全部結束後，伊甸會舉辦「尋找角落」攝影展。志工可投稿在服務過程中攝影的照片。照片必須搭配志工個人的文字書寫，約五十字內表現照片的意涵。最後將所有照片放在網頁上，提供志工們進行人氣投票，選出前十名至十五名人氣最高的照片與故事。這些照片與文字敘述則會進一步印製為明信片，作為伊甸公益販售商品。在筆者參與之攝影展中，獲得最佳故事的照片，往往是孩子身處在陰暗或骯髒的背景，卻露出燦爛笑容(如圖四)，搭配有「單純」、「知足」的文字<sup>1</sup>。其餘的照片，則是志工與壯麗風景的合照，或是志工與該地其他服務對象(如：社區中的老人)之合影。



(圖四：伊甸出版之明信片組 2010 年角落影展首獎)

在角落文選方面，則是由領隊個人推薦志工在歸國後發表之部落格文章。經志工同意後，領隊將心得交由伊甸基金會海外志工部門正式職員，討論是否應將文章放上網站協助宣傳。觀察歷年出隊後所推出的角落文選系列，可以發現對伊甸來說，可以做為宣傳的志工描述如下：

出走，是為了付出己有，是為了體驗文化，是為了找尋自我、找尋動力，也為了心靈成長。返程，你發現，身上的行囊不再只是衣物與日用品，還揹負著掛念；你發現，生命的深度，還有生活的廣度；你發

---

<sup>1</sup>此明信片附註文字如下：(因版面設定，筆者對內文格式稍作修改)

首獎【滿足】：在我們相遇之前，我從未期待這天的到來，也從未期盼過任何物資的捐贈，或任何的幫助。但我喜歡這一刻。沒有言語的溝通，卻有了，眼神的交會，內心的觸動，和精神的交流。但其實，對我而言，就算沒有任何東西，最簡單的，只要一雙溫暖的手，我就心滿意足了。

現，你的家不再只有台灣，還有泰北…

(摘自 2011【角落文選】最珍貴的角落—泰北·滿星疊)

「尋找角落攝影展」與「角落文選」是志工親身經歷後再進行的活動。兩種活動在網路上進行著，為了求得高票，攝影展投票資訊被參賽者多次轉貼；文選則作為其他志工欣賞並回憶出隊經驗的作品，也透過網路分享，作為讓未曾參與過的人們的介紹。一再產製與海外志工宣傳時相同的論述：環境悲慘但可愛的孩子、完全脫離日常生活經驗、一連串賺人熱淚的故事、志同道合的朋友，還有「回家的感受」。攝影作為對當地符碼的收集，在此時也發揮作用。不僅提供宣傳用途，照片故事與角落文選成為即將踏上志工活動者依循的文本。照片展現對當地的凝視，提供未參與者想像空間。而這些意欲繼續參與海外志工的人們，也將進一步前往旅程，親自搜尋這些再現的圖像。

## (2) 梯隊聚餐：

在歸國後的幾周，往往由領隊籌備梯隊的聚會。伊甸海外志工部門本身亦經常舉辦大梯聚。這些活動並非正式集會，也不硬性參與，僅是與共同出過梯隊的志工們聚餐。而前幾次的聚餐中，相互交換照片成為主要活動之一。透過照片檔案的互換，志工們再次回憶起活動相處經驗。這些活動提供志工維持網絡，同時他也增強了志同道合者以及夥伴的想像。在志工培訓中，海外中心主任朱永祥先生如此表示：

……出隊的附加價值好像就是，原來我們都是一群孤單的人，就算我們身邊朋友很多，你不知道怎麼把你的心情跟其他人講，我們塑造出一個氛圍，彼此取暖，我們分享出自己的故事，我發現我不孤單，因為，他知道我的秘密耶。我每次在領隊訓的時候都說我們是孤單的人，但因為我們經歷過這個時間，然後我們可以坐下來，聽另一個人的故事。因為那些事情可能都發生在我們的身上過。很多祕密你都不敢跟周遭的人講，卻敢跟自己梯的人講。你突然發現在這個團隊中找到可以打屁聊天的朋友，比較特別的是，你不用跟她常常見面，但是一見面就好像有聊不完的話題。我看到別的梯隊都常常這樣，我很喜歡這種感覺。好朋友就是要像這樣，你不用朝夕相處，兩三年、半年見面，但有很多話題。你們有個共同的美好回憶。

或許是脫離日常生活情境，又或許因為平等與陪伴論述的認同與實踐，也有可能是由於領隊營造出的團隊氛圍，在伊甸所營造出的小組時間中，志工往往會彼此分享心事。因此，志工活動後的聚餐不僅只是共同處事後的志工們的聚餐，也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再次聚集，相互連絡。這個志同道合者的想像，對海外志工的想像也佔有重要角色。

### (3) 擔任說明會講師或面談官：

除了影展與梯聚是志工對個人海外志工活動的回顧，志工也可協助伊甸進行接續的海外志工活動。志工在海外志工活動結束後，只需經過一次培訓，便具有擔任面談官的資格；經領隊或海外志工部門中心人員推薦，還有機會擔任講師，負責講解海外志工服務流程。這兩種身分，在伊甸說明會的各個場次中，擔任挑選合格海外志工，以及將海外志工活動介紹給未曾參與之志工的角色。

而我們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觀察到海外志工活動的想像如何被實踐。說明會中，講師也用同樣的系列照片與論述，告知未曾參與的志工們他們所經歷的海外志工經驗；海外志工「志同道合者、秘密分享者」的想像，在志工服務的小組時間，與後續的梯隊聚餐被塑造出來。面談官依據培訓中的「是否想與他一起出隊」，決定報名參與者是否為合格的志工。在此，志工挑選的不是能對服務據點當地有所貢獻的，而是對於此人是否為能共同相處的夥伴進行裁量。

經歷前述海外志工流程後，我們分析並發現伊甸海外志工活動如何透過其對於想像的實踐，建構海外志工想像。在伊甸的海外志工體系中，筆者不禁提出省思：在整個海外志工活動中，伊甸海外志工將活動定位成非普通旅行者，亦是付出關心的一方；但不論是試圖保護志工，或是服務對象，皆以「保護」的心態，以規範區隔開來。受助對象成為被馴化的「他者」，在整體海外志工活動中未見受助對象與志工的對話空間，反而在攝影的凝視中對服務對象進行馴服，保留並再現對海外志工樣貌的想像。我們無法在整體活動中聽見受助對象的聲音，僅能看見志工們的歸國後散播的當地影像。海外志工活動對當地的實質的幫助究竟為何？短期海外志工活動受時間限制，能提供之幫助有限，使得海外志工活動並非切實進行助人行為，而更接近於一種對特殊旅行的想像的實踐，建構出充滿愛心的關懷者與冒險家。

## 五、結論

本次研究以伊甸海外志工部門為例，藉由與 John Urry「觀光客凝視」之概念進行對話，並配合 Foucault 之規訓權力概念，探究伊甸海外服務隊志工活動宣傳論述及服務規範之意涵，以田野觀察筆記探究其規範及實作之限制與挑戰。在對想像與實踐的分析中，觀察海外志工整體活動如何建構出海外志工的想像。

在海外志工行前的宣傳與說明中，基於創辦人劉俠的信念，強調四海皆骨肉的概念，致力將海外志工與服務對象的界線消除，以平等的方式相互對待，把過去以感恩惜福為主的志工論述化為對受助對象的陪伴與關懷；但同時，對服務據點的描述往往以「貧窮」、「悲慘」作為主體，並與服務對象「勤奮」、「缺少資訊」

進行對比，營造出一個單純、未受侵擾的情境。行前說明會的各式宣傳中，建構出一種「浪漫式凝視」。在此凝視中，海外志工可以透過這個與眾不同的體驗找回自我、可以心靈沉澱。這些論述加強了海外志工活動的特殊性，海外志工之旅被賦予意義，和一般常見的「集體式的觀光凝視」劃清界線，是一次在冒險中回歸自我的體驗。

在規範實際運作的田野經驗上，筆者經驗到環境描述的不同，以及孩子接收教材後的回應，都與海外志工的想像有所落差。這樣的落差多半來自於對服務據點的不熟悉，以及與當地需求不符合上。非預期的落差或許在所難免，然而這些落差透過一層層的權力操作，將實際現場發生的事件化為與行前論述相符的情境。領隊透過志工培訓的規範條例，在服務現場觀察志工是否違反規則，違反者必須在私底下，或是小組時間提出，讓志工能夠「自我反省」、「過當地的生活」；志工們則在服務過程中，透過教育志工的權力，與課堂中無所不在的凝視，將服務對象建構成想像中的樣子，接受志工提供的教材；在服務對象的回應中，服務機構安排了「特別的故事」與服務對象自我揭露，作為一種「回饋」，使海外志工活動更加「與眾不同」。不同角色間相互的權力控制，使海外志工得以依循行前說明的文本進行。海外志工參與者也得以透過實際參與，以攝影與志工活動，蒐集到海外志工的符號。

最終，在海外志工活動結束後，曾經擔任海外志工的人們，又以攝影作品將服務據點與服務對象進行再現，將個人記憶商品化並私有化。孩子與其他受助者影像被分享在各個網站，透過攝影展與文字描述展現於大眾眼前。透過攝影與文章的詮釋，後續的志工們又再次追尋相同的景色與體驗。到了下一波的說明會與宣傳時期，建構出的海外志工活動再次透過講師的描述，將規範的意義與活動方式告知未來的海外志工參與者，這樣的活動方式與經驗成為新志工依循的規則。在海外志工活動體驗後，得以成為面談官的志工們在進行面試篩選時，並非依據對當地有所幫助的服務者，而是挑選能一同服務的旅伴。伊甸海外志工活動過程，建構出一套看待受助國家與活動經驗的方式，使海外志工參與其中，獲得許多故事，並得以在歸國後再現同樣的經驗。

有別於過去在短期海外志工活動研究中討論志工個人收穫，本次研究主要分析短期海外志工整體活動如何建構出一套對當地的凝視，並在活動中被實踐。如同 John Urry(2002)表示全球化中觀光凝視將逐漸以各種面貌呈現，且由於人們意圖前往「現場」，而衍生在現場的一整套特殊活動，譬如：對巴黎街頭的凝視，促使當地發生更多的藝術性活動。在全球化的世界，無處不能成為觀光景點。本次研究關於海外志工活動的凝視討論，可歸類為現代觀光客的凝視之一種。人們為了脫離日常生活情境，選擇前往異地。進一步與 Urry 觀光客凝視中的「浪漫凝視」與「集體式凝視」相互對照：海外志工與一般旅行者的「浪漫凝視」十分相似。海外志工的凝視中，追求人煙罕至的服務據點，並透過獨特經驗(跳脫日

常生活框架的體驗)得到個人精神層次的昇華。但海外志工卻又並非完全的旅行者，在其凝視中隱含著對志同道合者的想像。伊甸短期海外志工活動中，海外志工的凝視是集體的，一群志同道合者在異地藉由付出關懷，得到精神的昇華或是沉澱心靈。海外志工的凝視是充滿愛心的、不僅付出也是得到回饋的一方的，同時也包含著對受助當地的關切，試圖進入與志工個人日常經驗相違的文化情境，透過活動擁有不同層次。

然而，海外志工活動建立在助人者的基礎上，其凝視對於當地造成的影響也應當嚴格被檢視。筆者於服務現場觀察到的，以助人名義進行的志工活動，使受助者自志工們進入服務機構後，就被放置在一個可見位置(visible position)，供海外志工們活動者進行凝視。被凝視的不僅是服務對象，也有志工本身。領隊依照規訓與個人對海外志工凝視的方式行事，盡力使隊員們內化海外志工規範，成為當地人；而志工們也試圖在服務現場尋找宣傳中的故事與圖像，教育志工產生了將孩子馴化成「勤奮的孩子」的矛盾；在服務機構方面，伊甸尋找缺少資金之服務據點的美意，反促使服務據點配合提供故事。在與海外志工的互動中，服務機構透過海外志工的凝視檢視自己，選擇提供個人故事與特殊體驗，「歡迎」志工的到來。於是在整個海外志工服務過程中，我們得以看見一個個感人的故事與動人的照片被展示，而海外志工充滿愛心與故事的形象也成功地在三者的互動中被建構出來。服務對象被放在助人之名下合理的被凝視，服務對象卻無法回應，或僅能提供有限的回應。缺少對話空間的助人者，使海外志工活動流於形式。

筆者實際參與伊甸基金會舉辦之短期海外志工活動，在活動過程中觀察到海外志工論述與實踐過程之矛盾。海外志工以助人之名進入當地，短期志工活動的時間限制，往往難以使助人行為達到實質效果。短期海外志工的所作所為是影響當地成為一個特殊體驗的觀光區，或是達到對服務機構提供某一程度上的協助？海外志工活動到底應不應該規範志工與服務對象的距離？上述問題是短期海外志工經常出現的矛盾。本次研究透過分析伊甸海外志工活動整體歷程，提出省思：短期志工活動究竟是幫助當地與服務對象，或是整個志工活動規範與實踐所建構出的一次愛心之旅？

本次研究無意否定短期志工活動所帶來之正面影響，也並非認為只有長期駐點志工才是唯一能提供受助國家實質幫助的管道。短期性質海外志工提供一個認識世界各地社會議題的機會，促使世界公民的產生，讓人們將對社會的關注的視野提升。然而，本次研究提供另一角度觀看台灣非營利組織如何進行短期海外志工活動。透過分析海外志工活動的進行與論述產製過程，筆者發現短期性質海外志工在助人方面，因缺少與受助對象的對話空間，當地社會議題被動人的故事所掩蓋，使助人行為僅是志工個人想像，志工對當地之脈絡不甚理解，僅能以宣傳與行前說明會中的片段知識進行服務。

良好的助人關係應當有對受助對象的傾聽與理解。筆者對國內短期海外志工服務單位提出三點建議：(一)應增加對受助地點社會議題脈絡知識介紹，減少動人故事的比例。避免讓「貧窮」、「動人故事的所在」成為服務據點與服務對象的主體，使志工在整體活動中缺乏反思性。(二)在活動當地應增加與服務機構及服務對象對服務過程的討論，除了領隊與機構的協調，志工本身作為服務的實踐者，也應加入海外志工與當地的對話空間。教育志工具具有上對下師生權力關係，其服務形式與教材內容更需要透過與當地的配合，才能確認服務內容能切合當地，而非只是單向的壓迫。(三)盡可能在志工歸國後能規劃對海外志工活動的省思與討論，而非以各種動人的照片與故事宣傳加強海外志工在愛心與意義的論述。海外志工既然以助人名義出發，應省思個人服務過程之問題，而非令海外志工活動後的聚會淪為一般性交誼活動。

透過全球化的影響，世界公民的概念逐步被推廣。近年來國內政府與民間非營利組織陸續推出相關短期志工活動。短期海外志工因其特殊形態，既有旅遊成分，卻又包含著志工服務的助人性質。新興的志工型態被論述為一件有意義與愛心的事，在社會中廣泛宣傳，造成多人響應。筆者透過本次研究，省思短期海外志工助人行為並未見到服務對象的討論，甚至是被壓制，讓志工一方決定什麼才是對服務對象有益的。藉由分析海外志工活動整體流程如何進行，又如何實踐理念與規範，對海外志工活動進行社會學角度的批判。海外志工活動確實對許多參與者具有精神上的成長，也有許多參與者願意在參與海外志工活動後決意成為長期駐點志工，或是自主對當地社會問題進行了解，提供實質幫助。海外志工如何建構愛心的論述，為本次研究的批判性角度，短期海外志工活動正面意義不應予以否定，也不應忽略在海外志工活動中，仍有能對活動提出省思的成員。本次研究透過分析海外志工活動，批判短期海外志工之主流論述，希望能提供短期海外志工活動組織在處理志工服務事宜方面之省思。

## 六、參考文獻

- Foucault M.著，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瘋癲與文明》，台北：桂冠。
- Foucault M.著，劉北成、楊遠嬰譯，1998，《規訓與懲罰》，台北：桂冠。
- Foucault M.著，劉北成、楊遠嬰譯，1994，《臨床醫學的誕生》，台北：時報。
- Foucault M.著，王德威譯，1993，《知識考掘學》，台北，麥田。
- John Urry 著，葉浩譯，2007，《觀光客的凝視》，台北：書林出版。
- Said, E. W.著，王志弘、王淑燕、莊雅仲等譯，2004，《東方主義》，台北，立緒。
- Alcoff, L. (2005). Foucault's Philosophy of Science: Structures of Truth/Structures of Power, Blackwell Companion to Continental Philosophies of Science, Gary Gutting (ed.), pp.211-223. [URL]:
- 丁仁傑 (1999)，《社會脈絡中的助人行為：台灣佛教慈濟功德會個案研究》，台

北：聯經出版社。

- 王新閔 (2008),〈大學生海外教育志工服務學習之研究—以慈濟大學 2006 年海外志工服務為例〉,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論文
- 王增勇、范燕燕、官晨怡等 (2005),《傅柯與社會工作》, 台北：心理出版社。
- 王增勇 (2010),〈災後重建中的助人關係與原住民主體：原住民要回到誰的家？〉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78：437-449。
- 毛榮富 (1992),《勾勒權力/知識之系譜的雕手：傅科》, 葉啟政主編, 當代社會思想巨擘：當代社會思想家, 158-187 頁, 台北, 正中書局。
- 官有垣、邱瑜瑾 (2003),〈基金會在國際發展與援助的角色—兼論台灣數個基金會從事援外事務的現況及意涵〉, 收錄於官有垣等著,《台灣的基金會在社會變遷下之發展》, 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頁 273-319。
- 林倫全、黃世明、王玉芬等 (2004),〈東方主義與文化霸權：全球性閱讀〉,《網路社會通訊期刊》, 36。 [http://www.ln.edu.hk/mcsln/3rd\\_issue/](http://www.ln.edu.hk/mcsln/3rd_issue/)
- 范家豪 (2005),〈解析知識管理的權力結構—與紀登斯 (A. Giddens) 與傅柯 (M. Foucault) 的對話〉,《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集刊》, 1, p.259-282。
- 范家豪 (2007),〈「規訓與懲罰」權力分析文本的二階觀察：描繪傅柯「權力系譜學」的視域圖譜〉,《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集刊》, 3, p.143-167
- 洪玉雪 (2008),〈大學生參與國際性志願服務經驗探討—以輔大 2007 年菲律賓海外服務方案為例〉,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姚人多 (2003),〈傅柯殖民主義與後殖民文化研究〉,《台灣社會學》, 第 6 期, 248-251
- 張京媛 (1999),《後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 許華芳、李宗鴻、陳其昌 (2009),〈以質性研究探討國際志工旅遊動機與休閒涉入之研究〉運動與遊憩研究 3 卷 4 期 10
- 陳巧蓁 (2009),〈大學院校之世界公民觀開展—兩個國際志工服務團隊之緬甸行〉,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領導學系碩士論文
- 彭詩容 (2010),〈從空間流動觀點探討打工度假者跨文化適應與自我認同之研究—以國人赴澳洲打工度假者為例〉, 國立南台科技大學休閒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 黃昱富 (2009),〈青年海外服務對國際認知的影響—以轉化學習理論為基礎〉, 南台科技大學技職與教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黃筱雅 (2010),〈跨越藩籬,用心築夢—國際援助服務者的蛻變與追尋〉,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學位論文
- 楊玉如 (2005),〈非營利組織在服務過程中的文化衝突與適應—以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學位論文

## 七、 附錄

附錄一：訪談名單

代號	海外志工參與過程角色	參與者身分說明	性別
A	泰北戒毒村梯次之一般志工	國立大學學生	女
B	泰北戒毒村梯次之一般志工	國立大學學生	女
C	泰北戒毒村梯次之一般志工，並參與中國梯次之一般志工，參與次數兩次	國立高中學生	男
D	泰北戒毒村梯次之一般志工，並參與中國梯次之一般志工，參與次數兩次	國立高職學生	女
E	泰北戒毒村梯次之一般志工，並於其後受推薦成為領隊，以領隊身分參與泰北暑期行程，參與伊甸次數兩次	國立大學學生	女
F	泰北戒毒村梯次之領隊，自第五梯次以來每年寒暑假出隊之資深領隊	退休人士	女
朱永祥	伊甸海外志工部門中心主任		男